

● 偵探故事系列

● 偵探故事系列

● 偵探故事系列

● 偵探故事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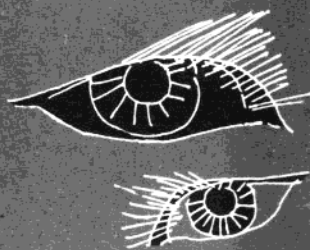
請

你当法官

QING NI DANG FA GUAN



21 世紀出版社



请
你
当
法
官

书 名：请你当法官

作 者：刘 静 严 砺 吴成芳

责任编辑：彭新元 涂素珍

封面设计：揭同元

出版设计：21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20万

版 次：199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定 价：9.00元·ISBN 7-5391-1170-4/I·289

邮政编码：330002

(21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侦探故事，以其曲折离奇的情节，智勇双全的人物，爱憎分明的立场，丰富多彩的知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少年朋友们对这一类书尤为喜爱。

在侦探故事中，出现最多的人物是法医、侦探、刑警和法官。当然，还有大大小小的罪犯。

案件一发生，首先赶到现场的，也许是法医。

法医，他要以医学、生物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对现场进行勘察，对物证进行鉴定，对案情进行分析……他要为侦察和审理案件提供科学的资料和证据。

接着出现的，该是侦探了。他们从扑朔迷离、杂乱无章的案情中理出头绪，寻找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明查暗访，获取罪证，确认罪犯。

与侦探同时出击的，该是刑警了。他们跟踪追击，搜寻赃物，缉捕凶手，捉拿罪犯，将他们押上法庭。

在庄严的法庭上，法官至高无上。他们心如明镜，博学多闻。他们明察秋毫，明辨是非。他们秉公执法，一锤定音。他们使冤案得以昭雪，使罪犯得到惩处。

当然，故事中的主角，也许是单一的角色。他或许是个著名的法医，或许是位神勇侦探，也许是名威严的法官……但也可能文武双全，集刑警、法医、法官于一身，是人们心目中的侦探英

目 录

何武断剑	1	真假劫案	74
周紆审尸	5	大理昭昭	78
冒认尸体	9	毒婴案	82
一把杀猪刀	13	谁是投毒犯	86
巧断银子失窃案	17	智审通缉犯	90
一份地契	21	黄金该归谁	93
香手帕	25	厉害的翻供	96
无头女尸	29	百密一疏	99
偷割牛舌	33	绑匪充法医	102
和尚蒙冤	37	风会告诉你	105
凶手的替身	41	保险公司寄案	108
冒牌郎中	46	大树作证	112
断爪金猫	50	巴拉达法官	116
移尸案	55	绿豆与金币	119
教头案	60	盲从的代价	122
新郎投江	64	旧币抢劫案	125
吹牛皮遭祸殃	69	邪恶的欲望	128

狼犬杀人案	132	过早的结论	198
蒙冤的一枪	136	军事法庭审间谍 ...	202
环城路凶杀案	140	两颗子弹壳	205
真假难分的遗书 ...	143	失踪的凶器	209
奇怪的小偷	146	银箱上的指纹	214
合同必须履行	149	无字的遗嘱	218
断头维纳斯	152	为了法律的公正 ...	222
两次开审	155	正当防卫	226
一条围巾	160	犯罪证据	230
不在现场	163	新娘之死	233
头发和纤维	167	皮箱赔偿案	237
医生无罪	170	棕榈树上的鸟巢 ...	242
一封匿名信	173	罪责难逃	245
误杀与谋杀	177	一封恐吓信	248
智审钱袋案	181	奇特的自杀	252
“假人”案	185	巧审疑案	256
花粉作证	188	机敏的劳恩	260
地窖骨骼	192	智审鱼雷专家	264
三兄弟	195	海上冤案	268

何武断剑

西汉元始年间，顺庆府有一姓张的 15 岁的孩子前来告状，原因是为了一把剑的小事，状告到当时的司空何武那里。

何武吩咐将这孩子叫来。

孩子名叫张一飞，是由一个老仆带着。

何武一看，只见这孩子生得粉装玉琢，玉雪可爱，身材虽已长高，脸上犹带稚气。

他问道：“张一飞，你告的是什么事？”

老仆道：“大人在上，小主人告的是姐姐、姐夫。小主人张一飞，为小妾所生，出生 3 岁，老爷就过世，临死前留下家财 20 万贯及宝剑一柄。当时小主人还小，老爷当着众族人的面写下遗书，将财产悉数给了小姐，只留下一把宝剑，说等小主人长到 15 岁才给他。今年小主人已长到 15 足岁，去向小姐姑爷要宝剑，不料姑爷翻了脸，死不认帐。小主人母子两个只住一间旧屋，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原打算熬到 15 岁，取回宝剑，去当几个钱做生意。这么一来，希望落空，只好前来告状，万望大老爷为我家小主人作主。”

何武又将张一飞的姐夫何中礼传来。

何中礼是个衣冠楚楚的富家子弟，皮肤虽白皙，却长得畸

目、兔耳、鹰腮，一眼看上去便知道不是一个好人。

他见了何武，从容一拜，道：

“大人明鉴，张一飞这小子是个野种，算不得是张家的子孙，这是小人岳父遗言中写得明明白白的，要不，岳父大人也不会将全部财产遗留给小人夫妻两个了。当时小的就怕日后会有口舌，所以要岳父大人亲笔写下一张纸为凭证。这野种果然不安份，到处去告状，有扰大人，实在该打。”

何武道：“官府本来就是要替不平的事儿作主，无需你来说嘴。你说有遗书，现在带在身边吗？”

“小人带着。”

何武示意让公人递上来。

公人从何中礼手中取来发黄的旧纸一张，双手奉上。

何武摊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女婿外人不得争夺另遣宝

剑一把暂由女婿代管将其一十五岁后及时归还

全文从头到尾连续写下去，无一处断开。

何武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心里已经明白张一飞那已死父亲的一番苦心。

他慢慢道：“何中礼，你刚才说张一飞是个野种，有根据没有？”

何中礼胸有成竹道：“回大人话，这不是小人说的，是岳父大人亲笔写的。纸上明明写着，‘张一，非吾子也。’不是他的儿子，不是野种又是什么？我岳父生他时已年过五旬，而张一的娘只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女子，走了野路子，也是有的。”

何武道：“刚才来告状，这孩子名叫张一飞，为什么你叫他张一？”

“回大人话，张家以前没有儿子，就贱内一个女儿。这小子冒

充张家儿子，就是老大，所以称张一。这是习俗如此，大人只要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何武道：“那么，遗书上明明写着‘另遗宝剑一把，暂由女婿代管，待其一十五岁，及时归还。’你为什么不肯还给他？”

何中礼道：“大人有所不知。既然连儿子都不是，凭什么分张家的遗产？故而小人不肯将宝剑给他。”

何武一拍惊堂木，大怒道：“小子大胆狡辩！这遗书上明明写着这财产不是你的，全是张一飞的。你不但吞并他的财产 12 年，竟连一把小小宝剑也要吞没，良心实在太黑，幸而张翁深谋远虑，早已知道你与你妻强梁贪鄙，在遗书里已打了埋伏。你还敢不还？”

何中礼磕了一个头，道：“大人说遗书上明明写着这财产不是我的，这话小人不服。小人这遗书是背得滚瓜烂熟的，上面说：‘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女婿，外人不得争夺。请大人解释。’

何武嘿嘿一笑道：“本官知道不念给你听，你一定不服。张翁心知你的为人，知道如果不这样做，这 12 年中，你定会谋杀这个孩子。当时他孤儿寡母，一小一弱，如何是你的对手？他故意在遗书中做下手脚，又将一把宝剑作为由头，料你即便连一把宝剑也一定舍不得轻易还他，这就会对簿公堂，让官府来翻过案来。现在，你听着，遗书是这样写的。”

接着，他大声读了一遍。

这下，何中礼可呆住了。

他泥塑木雕一般站在那里，半天作声不得。

何武喝道：“何不速将 20 万贯财产及宝剑悉数归还给张一飞？！想讨打是不是？”

他随即命令下属押了何中礼回去，将这一切全盘还给了张一飞。

那么，何武到底是将遗书怎么念了？

答 案

何武当时念道：“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女婿外人，不得争存。另遗宝剑一把，暂由女婿代管，等其一十五岁，及时归还。”

这样一来，意思正好与何中礼理解的恰恰相反，于是，他只好乖乖的将 20 万贯家财还给了张一飞。

这个张翁既保存了给儿子的家财，又保全了母子两人的性命，手法不可谓不高明。

周纡审尸

东汉年间，周纡在召陵任地方官。

这天一早，周纡还未上县署衙门办公，只见家人急急忙忙跑来，气喘吁吁道：

“老爷，事情不好。今天一早，白马寺寺门上发现一具死尸，手脚都断了。一大堆人围着在看呢。”

周纡略一沉思，就带了一应衙役到白马寺去了。

白马寺位于县城最热闹的地段，寺前有偌大一片广场。

周纡让衙役用绳子圈出一片空地，说要亲自审问尸体，引得众人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

周纡首先提高声音问道：“无名死者，你从实说来，本官自当替你报仇雪恨。”

他侧着耳朵认真听了好一会，这才说：

“你说什么？……嗯，想是伤后无力，声音提不高，……那只好待本官走近来听了。”

说着，他从从容容站起来，踱了过去，一直走到尸体旁，这才站下细看。

这是一具冰凉僵直的男人尸体，死了有十来个时辰了，年纪50开外，泛着青光的秃脑袋无力地垂在胸口，脸色灰黄，衰老干

瘪，一领粗布单衫掩盖不住他那瘦骨嶙嶙的胸部。他身材矮小，双手双脚已被剁了，只是并无血渍粘附，只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来，想来是死后才被人砍掉的。

周大人道：“你先说来，姓甚名谁，什么地方人氏？”

问罢又凑近去侧耳细听，点点头。

再问：“你与人何怨何仇，为什么这人要将你这般残害？”

停了会，他又凑过去听，过后，追问一句：

“什么？有这等事！你再说一遍！”

……

此时，围观的百姓站在十几步外，看着他与死尸一问一答，十分热乎。

这样的审讯进行有一顿饭功夫，周大人这才心领神会地一点头，道：

“是了，这事多亏你还记得清清楚楚，要不，本官倒真要费一番周折呢。”

接着，他又吩咐道：“来人，该案本官已经问明，可将这尸暂时收敛起来。”

众百姓一时散开，纷纷议论这件怪事。

且说周纡回到衙门，第一件事是传今日一早守四道城门的官兵来县署，询问今日一早有什么人载了稻草进城。守兵回话：西门和南门各有一个。南门那个是乡农，西门那位是本县担任税收职务的陆德裕。陆德裕是熟人，进门时还与守兵打过招呼，说他昨夜宿在岳父家，岳父送一车稻草与他过冬，所以顺便捎回。

周纡听罢，派出两拨公人。一拨去查访南门进城乡农的稻草下落；一拨则出城查访，有没有人见过死尸或可疑的情况。

两拨人调遣才完，家人周贵又匆匆进来，附看周纡的耳朵禀报。周纡听后，十分高兴，拍拍膝盖道：

“果然不出所料。不过，办这事还是小心为好，咱们且等这两拨公人的回话再说。”

中午前，南门一拨差役来回话：这乡农的稻草已卖给城门附近李四家，稻草尚在。

不久，另一拨差役也回来，说离西门6里处的路亭上，昨天下午还有人见到一个外地来的乞丐讨饭，病倒在地上，今晨一早已经不见。后经看到过乞丐者辨认，白马寺外的死者，确是这乞丐无疑。

周紆听后，吩咐午后县署里升堂，属下一应官吏都得到县署报到。

一待人数到齐，周紆突然翻脸，丢下一根竹签，喝道：

“来人，将陆德裕拿下问罪！”

几个衙役一声吆喝，上前将陆德裕拉到堂上跪下。

陆德裕大叫道：“大人冤枉！卑职到底犯了什么法？”

周紆道：“大胆陆德裕，你昨日杀了西门外五里亭上的老乞丐，将尸体掩在稻草之下，今日一早又移尸到白马寺门口来。你杀人移尸，该当何罪？”

陆德裕顿时神色大变，叩头如捣蒜一般，结结巴巴道：

“大……大人明鉴，小人实……实在没有杀人。”

周紆道：“你砍断人的双手双脚，与杀人何异？”

陆德裕战战兢兢道：“小人该死，小人砍……砍时，他早已死透了的。”

周紆道：“那你为何要残尸移尸？”

陆德裕额头汗如黄豆般滚下，半天才讷讷说：

“大人明察……大人平……平日对属下……未免……未免……严厉了些……小人一时冒犯，想出个难题大……大人做做……不料大人断案如神，……小人实在该死，还望大人从宽发

落！”

周紆明知这乞丐不是他杀的，见他招了，就叫他画了供，吩咐按残尸移尸骚扰百姓论罪。

陆德裕被押进牢房。

众人散了。

答 案

周紆兴冲冲回到家里。家人听说这么一件奇案，一天功夫便破获了，都来道贺，一面问起他是如何破案的。

周紆捋着胡须，笑吟吟道：“我见这具尸体的杀者不但不藏匿，反而搬到热闹场所来，便觉得事情古怪，分明是这搬尸的人不是杀人的人。我故意说要亲自审讯死人，一是让众人看看，再私下察访干这事的人神情有何异常。二是要仔细查看尸体上有什么蛛丝马迹。在我同尸首对话时，我借此细细察看，只见尸体并非是被杀的人，而是饥病交加而死，他的双手双脚是死后才被人斩断的，因而我心里有了底。再则，这人是穷困而死，不是有钱财的人，这种人不太可能与人有深仇大恨，更不会有人谋财害命。再仔细察看，发现死尸的头发、嘴巴里粘有一些稻芒草屑，想是被人盖上稻草载到白马寺来的。城里少有稻草，如果带着大捆稻草必然要引人注目，想来定是城外运进来的。我便派人去查访。查明今天一大早运草进城的只有两人，一人已有着落，一人便是陆德裕。我在审尸之前，已让周贵在人群中观察众人的反应。周贵回来报告，说当时只有陆德裕十分的留心着意，眼睛离不开我的一举一动，事后还在说我装神弄鬼，不知想搞些什么。两厢一对照，再加上他平日里对我的严加治理颇有烦言，所以我就断定是他搞的鬼，结果一讯即服。”

冒认尸体

北魏时期，李崇出任严州刺史。

这天，他接到一个案子，看后心里觉得十分蹊跷。

这案子是这样的：有兄弟俩，哥哥解庆宾，弟弟解思安。两人因为犯法，流放到严州来服兵役。半年后，弟弟解思安不见。不久，解庆宾出城，发现了他弟弟的尸体，在众士卒的帮助下，搬回城里，停尸两天，然后葬了。据看见的士卒说，死者所穿的衣服虽然与平日所穿不同，但模样年纪却相符。

死后九天，有一个姓杨的女巫突然说有鬼附身。她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说这鬼自称解思安，说是被同军的士兵害的，死后又冻又饿，要向他哥哥要冥钱。

于是解庆宾便烧了不少的纸钱纸元宝，事后还告了一状，说两个曾与他弟弟吵过架的是嫌疑犯。这两人一个叫苏显甫，一个叫李盖，曾为一些小事与解思安吵过，这次被县令惠文讯审讯后，承认解思安是他两人所杀。问是怎么杀的，说是勒死的。

案情至此，已基本查清，只待批下来秋后问斩。

刺史李崇看后心存疑问，心想，女巫的话明明是迷信如何信得？偏偏又十分的准确。再解庆宾先说弟弟不见，平日里不常出城去，一出城就见到了他弟弟的尸体，怎么会这么个巧法？还有，

苏、李两个平日里与解思安各自吵过几句，也不至于要联合起来去杀人。

想到这里，他就令人传来苏显甫、李盖两人，分头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杀的人。

结果苏显甫说是用绳子勒死的，李盖则说是用手勒死的。说着说着两个人先后都哭了起来，都说是经不住县令的严刑拷打，是屈打成招的，只求李大人为他们平反昭雪。

李崇又提来与解庆宾一起收尸的士兵，问当时看到解思安尸体的前后情况。他们都说尸体已经有些腐烂，臭气难闻，他们也只看了一眼，大致有些像，到底是不是解思安，是没有十分把握的。

李崇查问至此，已决定重新审理此案。

且说这天解庆宾一天服劳役下来，已是神困力乏，正吃完饭洗了脚想躺下，突然外面来了两个外地口音的汉子，在屋外悄声问道：

“借问一声，这地可有一个姓解名庆宾的人？”

解庆宾闻声出去，道：“我正是，有事吗？”

出来一看，只见两个虽是一身乡农打扮，却是模样儿精明能干。

两人一见到他，道：“咱们借一个地方说话。”

他们拉了他来到一个僻静处，说道：

“敢问解大哥可有一位名叫解思安的兄弟？”

解庆宾一愕，道：“你问这个干吗？我兄弟已经死了。”

其中一个道：“妈的，如此说来，我们是白跑了一趟，那个解思安却不是你的兄弟，那么我们只好拿他送官去了。”

解庆宾又是一怔，道：“你这话从何说起？”

那两人道：“既然这个解思安不是你那个解思安，我们与你

说了也白搭，多费什么口舌！”

说罢，撇下他就要走。

解庆宾一把拉住他道：“说说又怕什么？既然你们远道而来，远路便是客，就上我屋里去喝一杯茶也不迟。”

他死活将两个拉进屋子，关上门，一定要他说说解思安的事。

两人被他缠不过，只好说了。

原来他们不是本州人，离这里有三百多里路。这天黄昏抓到一个姓解名思安的被判流放又逃避劳役的犯人。他们见他鬼鬼祟祟，正要扭了他去送官。这人恳求说，他在严州有个嫡亲兄弟，名叫解庆宾，如能放他一马，他的亲哥哥定会送他十两银子。他们心想扭送到了官府里没有一点儿好处，不如弄个十两银子。因为十两银子对乡农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就将解思安关在那里，路远迢迢前来取这银子。如今既然找不到他的亲哥哥，不如回去打他一顿，扭送到官府里去出气吧。

解庆宾听了这番话，这才承认道：

“两个大哥不要生气，解思安其实正是我的兄弟，之所以刚才不敢承认，是因为这儿已经以为他死了，不便说。你们要的银子包在我身上，一定去办来，只是望回去后务必放了我弟弟，不要四处声张才好。”

这两人满口答应着，上宿店投宿去了。

谁又知道，就在这天的半夜里，公差突然来到，一条铁索锁了解庆宾就走。

在人证面前，解庆宾不得不承认，是因为弟弟的逃走，害怕罪名会挂到自己头上来，就冒领了一具尸首，并诬告了苏、李二人。

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